

文 學 叢 刊

使 命

李 健 吾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有版權

定價六元

使命

李健吾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一四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八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六十集
第十六冊

隨糧代徵	高詠	長篇
遭遇	金魁	中篇
秘密的故事	舒羣	中篇
利娜	巴金	中篇
使命	李健吾	短篇
荒	田濤	短篇
三月天	屈曲夫	短篇
魚汛	宋樾	短篇

貝殼	莊瑞源	散文
夏蟲集	繆崇羣	散文
霧及其宅	靳以	散文
囚綠記	陸蠡	散文
投影集	唐弢	雜文
沉淵	林柯	戲劇
木廠	鄒荻帆	長詩
江南曲	王統照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版

三十七年七月再版

目錄

使命·····	一
結束·····	二九
死的影子·····	四九
田原上·····	六七
私情·····	一二五
買賣·····	一三三
跋·····	一三三

使命

「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顧亭林

走了將近五十里地，不見人烟，我們中間最熟悉途徑的一位，也莫不清方向，不時發出詫異驚訝，在這無頭無尾的山野，做成我們沈悶的步伐的註腳。初起他還自負，漸漸他微笑着，最後微笑索興也消失了，只有「噢，噢，這就怪了！」我們走的累極了，心和身子一樣沈，就想靠着一堵土牆憩憩。最後的二十里路，荒涼到一棵像樣的大樹也沒有。餓是不怕的，我們都帶着乾糧。但是渴，在這沙漠一樣高亢的地土，正如那古舟上的水手，喊着「水！水！」然而沒有一滴潤澤他們的嘴唇。這樣走下去，是沒有止境的，我們需要變換方向。

——但是路就這麼一條。而且，太陽落在西邊，是我們頂準的路標。這絕不會錯

的。

我們一共六個人，然而至少有五個人，心裏却不這樣想的。我們已經跋涉了十天，什麼也沒有得着，除去一點勞而無獲的失望。出發的那一天，我們滿是興高采烈，覺得共患難同生死，要去完成一件有意義的事業。我們清楚，而且有人當面這樣譏笑，我們是三對傻瓜。然而聰明人做下些什麼呢？我們問自己，同時也把譏笑的人們問住。我們中間，兩個小學教員，一個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三個中學教員。我們在一點兒名氣的縣城共事。有一晚晌，那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來了，拿着一封信，眼裏掛滿了淚水，向我們道：

——省城我去不成了。

這是，我們都知道，那驚天動地的事變。我們輪流傳看那封信。誰也不做聲。我們的眼睛都望着那盞昏昏不亮的洋燈，大約是光線照耀的緣故，全充滿了淚水。我們從來沒有想到的一個觀念，不期而同，跳上我們的心頭。國家那兩個字，我們平日在

黑板上寫了又揩掉，不知有多少次，如今却沈沈地窒住我們的咽喉。一禮拜了，我們接不到省城的報紙，現在我們不再納悶，明白爲了什麼障礙。因爲沒有人發表意見，我們苦笑着分了手。出來我仰起頭，看見太白高到天空，夜已然深了。

第二天，我們照樣上課。我特意選出一篇小說，親自油印，預備當做講義發給初三的那一班學生。這是胡譯的『最後一課』，普法大戰以後，一個叫做都德的法國人，寫給他的同胞的。第四天早晨，我抱着這捲講義，走進教室。我沒有見到一個學生，值班的校役告訴我，學校已經停課了。當天下午，我和那五位同志遇在一起，我們如今全成了失業的高等流民。因爲大家是教育圈子裏的，所以我們生活雖說清苦，思想却極其泛汎，不切實際。我們的主張如若說做抱殘守缺，勿寧誇做一本書生的良心。我們的結論是，同胞需要心理的建設，這就是說，道德是我們一切活動的基本，而最高的道德是認識自我。所有我們的愚昧，怯懦，醜陋，苟且，馬虎，畏懼，全出於缺乏健全的精神的生活，我們正應當利用我們的失業期間，尤其是我們這手無縛雞之力

的文人，到鄉村完成這件未來的工作。我們應當出去佈道，應當把種子撒在最深厚的田原……但是我們遲疑着。

就在這時，我收到一份文學雜誌，看見一篇題目非常生澀，出於好奇，我信手先翻到這篇讀着。對於我們這些遠在邊鄙教學的人們，外來的一字一句，都要細加咀嚼，不容一絲忽略。我們急於進益，我們又是那樣可怕地淺陋。這是一個短篇小說，沒有比這來的再合適了。然而也沒有比這力量更其猛烈了。一個先知叫人砍掉腦袋。我把這介紹給那五位同志看。第二天，各自收拾了一個小鋪蓋捲，帶上乾糧，和幾本各自愛好的書籍，沒有等到天亮，我們就溜出縣城，往更荒僻的地方走去……那感動我們的，不是先知的使命，而是他的預言，那可怖的民族的崩潰：

——有你們苦受的，噢，百姓！猶太的叛逆，以法蓮的酒鬼，住在肥沃的山谷，酒喝的蹣跚的人們，和水流一樣，和蚰蜒且走且溶一樣，和一個女人不見太陽的三寸丁一樣，叫他們流離四散！摩押，你要和麻雀一樣逃入柏林，和跳鼠一樣逃入山穴。堡子

大門比胡桃殼碎的還要快，牆要倒而城要燒；上天的懲罰仍不會中止。他要在你們自己的血裏翻轉你們的四肢，好像毛在染坊的缸裏。他要像把新勑撕爛你們；他要把你們的肉一塊一塊散在山上！

我們走了不到十里地，就聽見奇怪的嗡嗡的響聲，從我們後面的天空隱約傳了過來。這是飛機，我們在想。不知別人怎樣，那先知可怖的預言，彷彿畫幅，湧上我的眼簾：

——靠近他們母親的屍首，小孩子們要在灰上爬着。大家要在夜裏尋找他們的麵包，走過破爛房屋，說不定碰上刀劍，晚晌老頭子談天的公共地方，獠要來叨走骨頭。你的女兒，咽下淚水，要在外國人的宴席上彈弄豎琴，而你最勇敢的兒子，搗了過重的東西，皮要叫磨掉，脊椎要叫壓折！

我重複着這末一句話。站在幾十個老百姓前面，站在廟外的台階上，我臨了用的總是類似的意思：

——咱們說的是一樣的話，咱們是一個國家的人，咱們人人要挑起這救國的担子。古人說的好，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咱們不能看着叫人家拿去咱們的城市，欺負咱們的弟兄！過不了幾天，這就會輪到咱們自己頭上，那時咱們的女兒，會在外國人的酒席上，咽着淚，供人家玩弄，那時咱們最有胆量的兒子，也得給外國人做牛馬，下場頭還不如牛馬！

這樣逢村講演了十天，我們漸漸覺出心力的徒勞。我們的呼號，和扔出去的石子一樣，落在人海，不見一絲痕迹。我們先去拜見村長或者一村的老者，他們懷疑，却又畏懼，他們不敢拒絕，却也不便招呼。不顧這樣唯唯否否的神色，我們強自借來一口銅鑼，或者一隻銅盆，走在各家巷口敲起。漸漸一羣男女老少，三三兩兩，隨着破天的響聲，聚在一個適當的公共地點。有時在打麥場。大家圍着一個石碾，我們公推一位演說；有時在村裏唯一的大路中央，我們站在一塊較高的石頭上，或者臨路的房簷的下面的台階上；但是最好的，自然是廟……於是我們中間一位講演着。因為是

教書先生，所以我們有的是當衆開口的經驗。然而站在這樣一羣學生面前，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失敗。我們和新出台的戲子一樣，急於觀察我們的效果。不等我們中間一位演說到一半，婦女幾乎散的乾乾淨淨，孩子們有的讓她們牽了去，留連不捨的也讓她們尖銳的呼喚調開，餘下些男子，大部分游手好閒，或者老而無用，做我們的聽衆。漸漸我們明白，這少數男子也不在虛心接受，而在默然批評。我們倒歡迎那類斗起膽來質疑的農夫；不過他們的問題，那樣瑣碎，那樣靈巧，有時窘的我們不能立即答覆，於是他們得了意，笑着招呼一聲隣居，回家給牲口拌草料去。女人們唧噥着，抱怨她們空跑了一趟，因為我們不是耍猴子的，變戲法的，唱小戲的。

村裏的私塾先生尤其於心不安。我們先去拜訪他，說我們是學校的教員，大學的學生。他疑懼交迫，陪下笑臉，以爲我們是所謂的視學調查員，或者特派員；漸漸明白我們的來歷，越發疑懼交迫，陪下笑臉，然而一有機會，他就溜出去張揚，或者報告，我們是城裏下鄉的赤化人員。有一次，我們剛好放下行李，就來了十名壯丁，或者村

警，把我們客客氣氣押到二里外的光景。

他們有的是機詐，然而機詐正好顯出或者做成他們的樸實。眼前的生活佔有他們全部的心靈：這好像兩扇鐵門，一切屬於未來，理想，全盤的東西，都叫關在外面。他們完全有理，一種結實而自私的存在。『我們這樣就很好了，只要不過兵，不催糧，不遭匪……』從他們黝黑而淳厚的面孔，我們看見一隻鱷魚，臥在尼羅河灘，永生在曬太陽，或者一隻蜘蛛，有一根絲動，馬上就溜回穩妥的藏身之所。對於這良善守成的德性，天命是他們任何災禍的解釋。人力不是沒有用，然而要用在一日三餐之上。

這多基本！然而這離我們的教訓何等遙遠！

好像對着一羣低能的學童，遇見實際的困難，便是頑石，我們也得思索一個誘導的方法。他們並不鈍拙；拒絕我們往裏觀察的，是鄉下人生活的單調的方式。我們鑽不進那層堅韌的外皮。他們不缺乏熱情，更不缺乏信仰。由於一種習慣，他們漸漸

凝定，和他們寶愛的大地化成一種氣質，而最高的靈性的活動，彷彿雨水，一點一滴滲下地殼，於是太陽曬着，北風刮着，地殼乾裂了，而他們的心隨着高粱葉子早黃了。怎麼辦呢？我們問自己，這樣下去是不成的。

這不是一班虛心受益的兒童。年歲把他們成見積的那樣高，要想給他們一點新東西，我們必須設法驅除他們既有的執拗，一種和生存一樣深厚的東西，差不多可以說做氣質。這不是一篇演說可以叫他們心折的事。他們要事實。他們要親眼看見，親身感受，那怕戲一樣地做給他們，只要不是空口無憑，他們古井一樣的伏流才會慢慢掀起一點浪頭。這正是他們厲害的地方。他們的感應是遲鈍的，迂徐的；到了利害交關，或者浪頭真正掀起，力量却大的猶如瀑布下山，水閘開放。否則舌敝唇焦，我們得到的也不過是冷漠的同情。自來短少抽象的想像，他們的領會力是羸弱的，然而把一張畫擺在他們眼前，他們的天真會馬上命令他們接受，因而恐怖，忿怒，甚或意氣用事道：

——咱們也跟他們拚！捉住揍他們！活埋了！

實際根據我們心理建設的主張，我們絕不堅持他們打仗。這是暫時的，而且，我們明白，這要求是過分的。我們有時想，叫他們到前線去，不僅僅殘忍，而且欺騙了這些老實人的簡單的靈魂。我們知道我們自相矛盾。但是我們的良心是一個複雜東西。我們受牠支配，不是牠受我們支配。所以即使可笑，我們的話多半是關於一些消極而有永久性的品德。在我們教書匠的眼裏，只有品德的漸滅才是一個民族真正覆亡的徵兆。

這徵兆，有志之士三百年前已經體會出來，而我們如今才想到補救。這老大的民族聚在一起，最合乎自然的法式，甚至於可以說做真純地活着，但是活在一起，一無所爲，就像海邊許多蛤蜊，有了事縮近介囊，沒有了事探出頭來，不想結成一個社會的有機體，打入近代的組織。從這一村，走到那一村，我們遇見多是安分守己的良民；他們的領會告訴我們一個可怕的格言，幫他們解答一切，就是『苟全性命。』我

們六個人用力斥駁他們這種沈疴似的哲學。

我們的辛苦和我們的失望，是可以想見的。我們並不因為辛苦而失望；因為辛苦，對於邊鄙地方教書的人們，早已習慣自然，當做一己的分內。然而失望却是真的。我們並不由於人民而失望。和英國小說家寫的那個可愛的牧師一樣，我們從來樂觀，因為，別瞧我們打不進他們的世界，我們絕不想把過錯推在一羣無辜者身上，我們明白過錯在我們自己。知識是罪惡，然而只有不完全的知識才值得可憐。我們這六個人，應付小孩子有餘，開導大人却就不足了。他們的經驗往往難倒我們這種半斤婁子。他們有時狡黠似地道：

——請問，你們不朝東去，為什麼倒要往西？

一句簡單的疑問，但是窘住了我們。這需要長時的解說，然而對於鄉下人，凡不能立即用一句話作覆的，全不會理直氣壯的。所以跋涉了十天，走了將近三百里路程，我們覺得虛此一行。我們不說出我們的疲倦，我第一個用那先知粗率的語言提

醒大家道：

——我要熊一樣，野驢一樣，產婦一樣叫喚！

於是我們抖擻精神，間或唱着歌，甚至於做一個怪樣子，引逗大家高興。這樣走了整整半天，眼看太陽就要下去，我們還沒有遇見一個可以歇腳的地方。天氣漸漸冷了上來；但是我們在意的，不是冷，却是風沙。土礫灌滿了我們的五官，最後連一棵樹也看不見，彷彿我們迷了路，走進一座罕無人跡的鬼境。我心想，我們真也許走近蒙古的戈壁。我們順着山脚，一高一低，希望不久會逃出這荒涼的曠野。山是禿的，黃色和黑色做成牠的表皮。山並不高，也不陡，但是因為沒有一點綠意，只能給我們一種枯燥的感覺，好像我們蹣跚着千仞的嶮巖。一道旅客喜愛的山澗也不會看見，我們要想埋怨，然而話來到口邊，又縮了回去。我們的性情非常剛強，不過也非常溫良。然而苦惱，和病一樣，鬱在我們各自的心頭。

今晚我們睡在什麼地方呢？眼前一座破廟也沒有。

而且口渴……

忽然一個同伴，向我們指着天空道：

——瞧！老鴿！

從我們背後的天空，飛來一隊烏鴉，浮過我們的頭頂，向西北冉冉逝去。這表示不遠就有樹林，就有村莊，就有我們駐腳的地方。我們興奮上來，步子提高，走動也加快了。這樣五里以後，拐過山角，我們望見一片樹林，太陽掠過，梢頭好像戴着金冠，迎着我們遠行者招徠。

這讓我想起桃花源記，尤其是『豁然開朗』那一句。難道這裏的居民，也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嗎？但是，我的癡想叫道旁一塊板條攆掉。這有三尺長，五寸來寬，釘在入口第一棵樹的中腰，上面寫着這樣的字句：『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我會題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的。』我們六個人面面相覷，作聲不得。我們真像在神話裏面，走進什麼魔窟，或者仙境嗎？這不可能，然而這又如此引人往不可能想

着。走不上二十步，在另一棵樹上，我們看見另一塊板條，上面寫着：『信奉上帝，因為上帝的國是你們的。』我們不復疑惑了。

從樹木的行列和培植，我們看出這不是一個等閒的村莊。我們常常聽人講起內地教會的勢力，想來我們如今碰上這樣一個特殊的區域。一壁走，一壁欣賞，我們不得不讚揚人家一切的設飾。這是一座山谷，圍着谷底，四山種滿了松柏果木。我們望見一個高的頂尖。我們聽見狗的吠聲。我們放緩步子，覺得終於到了一個理想的過夜的地方。看見旁邊一道淺溪，我們丟下行李，伏在水面，掬起一口漱着。水呢呢喃，一直流向村去。我們灼見兩扇大門，一開一閉，簡直和城門相似。風似乎小了。我們提高喉嚨，表示各自的欣快。

對着村門，是座三間進身的廟宇。匾額不見了，只有土牆上，橫寫着一行『不要信偶像，因為偶像是人作出來的。』我們背向着村門，等到我們扭回身，便見已然關住。有人從後招呼。一個高大的壯年，手裏拿緊一把盒子礮，瞄準我們的胸口。就在我